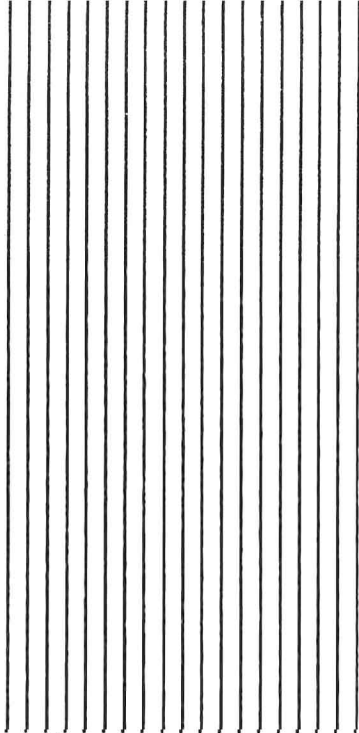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鍾曉陽

哀

歌



鍾曉陽

哀

歌

哀歌・鍾曉陽

出版・發行・印刷



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-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13/F, Great Many Centre, 109-115, Queen's Road
East, Wanchai, Hong Kong.

電話：5-283671 圖文傳真：5-865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30, Johnston Road, 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電話：5-283605 5-8650708

總代理



利通圖書有限公司(港澳)

九龍紅磡民裕街四十一號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

電話：3-645529 3-647565 3-649825

©COSMOS BOOKS LTD. 1987

ISBN 962 257 132 8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八八年・香港

目
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離 合 | 1 |
| 拾 釵 盟 | 19 |
| 喚 真 真 | 51 |
| 憶 良 人 | 89 |
| 哀 歌 | 137 |

離
合

自從前妻鵲華再度結婚，晉蘭很少與她見面，單獨約會更沒有過。所以昨天下午當鵲華打電話到他的牙醫診所找他，約他出來會面的時候，他首先想到孩子們。他們有一子一女，現在由鵲華照料着。

「是小孩子有事嗎？」晉蘭在電話中問。

「不是，」鵲華平靜地說。「我有事想和你談談。」

「哦。」

他們約定次日晚間九點半在一家戲院門口見面。對於前妻選擇這個時間地點，晉蘭納悶着，卻沒有表示意見。

正是年末歲尾的時節，聖誕燈飾與城市之夜的衆多燈光同時亮着。晉蘭站立在戲院門口等候，一面觀賞街道上流離的燈彩。他已經許久沒有在特定的地點等候一個人。不知道是不是由於這繁華中的等待，使他胸臆間有了一點浮生急景的感觸。近來，這一類歎息的

傾向在他身上較前顯著了。

他記得做丈夫那幾年，因為鵲華的關係對所有節日懷恨。鵲華從來不讓他安安靜靜渡過一個假期。他報復地，抱着取笑的心情，冷眼看她為房屋進行繁複的佈置。聖誕樹上掛滿閃亮搖蕩的物事，像一個過度無聊的女人。節日過去，鵲華總是趁他不在，把這些東西統統拆卸，就好像知道他看不起她熱衷於這些不切實際的小趣味，有點不好意思。印象最深刻的，倒是每年聖誕樹清除後客廳顯現出的空闊，令他感到心曠神怡。

為期短暫的節日慶祝對他不具絲毫感染力。因為這個，鵲華曾說一定是他靈魂中有着某種冷的東西，使他對世間美好的事物沒有情意。此刻，佇立於漸趨冷清的戲院門口，他覺得他的婚姻似乎比任何節日都來得短暫——只維持了五年。今年，又是聖誕節將至了。

已經九點四十分。他索然地踱到隔壁的百貨公司。櫥窗內陳列着一張新式童牀，顏色鮮明，模擬兒童的心靈之色。他想起兒子和女兒一度的眠牀。那是在鄭菊浚——就是鵲華的現任丈夫——所經營的歐美傢俬公司購買的。分居後兩張牀都搬到鵲華父母家。後來鵲華再婚，孩子們都大了，大概換過新牀。他自己則從未搬遷，而且仍舊睡着他與鵲華做夫妻時那張雙人牀。

只有他睡，牀顯得無比空曠。長期單獨在過於空曠的牀上睡覺，在他心靈上造成微妙的變化，肉體也容易有瑟縮的感覺。深夜時分，肩背常有一小塊地方隱微地痛着。那是從前他與鵲華溫存的時候，鵲華以堅固的牙齒咬噬他肩背上的厚肉的地方。這個宣洩激情的習慣，曾給予他性慾上的刺激。當年由於愛慾而留下的痕迹時至今日仍隱隱作痛，也許是一種恨。然而，即使在最溫存的時刻裏，鵲華也往往忘記他亦有愛恨。

不知鵲華與鄭菊浚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。直到昨日爲止，長久沒有她的消息。不久，他看見鵲華從一輛計程車下車，便迎上前去。

婚姻的壓力一除，他對鵲華的目光較全面而柔和，減卻不少煩惱，以往對她的惡感一掃而空，甚至覺得可以和她交朋友似的。

鵲華容光黯淡，沒有一般幸福婦女的美色。

他們互笑了笑，相對立了一會。

鵲華抬頭望望戲院的廣告板，「這電影你看過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那我們進去，」逕自走去買票。

晉蘭搶着付了戲票錢。

戲院裏夜更深似的，只有少量觀眾。他們選了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。

「小孩子好嗎？」晉蘭道。

鵲華再婚後，晉蘭覺得不便，不再要求見孩子。久而久之，大家愈發生疏，索性避免尷尬的場面，讓孩子完全投入新生活。孩子們牙齒有事，鵲華帶他們去看另外一名牙醫。

現在他由衷地問候孩子們，鵲華卻不作答。

在電影院見面會談，更不知有何用意。避人耳目？抑或企圖勾起他的回憶？選擇不賣座的影片，買票進場，在電影音響的掩飾下低聲說話，是他們共同擁有的回憶之一。鵲華喜歡黑暗中的交談，認為句句親切。他不鼓勵這種行徑，但也盡量遷就，造成日後對鵲華加倍的憎恨，以至不能不離婚。

今晚，在鵲華的刻意安排下，再一次在電影院有光的黑暗中交談。

晉蘭對影片視若無睹，轉頭看着鵲華。銀幕的光線下，她的臉酷似無情的面具。

「我想向你借錢，」她知道他在看她。

喚回兩人間溫馨一面的記憶，使他情感軟化，然後向他借錢。

晉蘭立刻不悅。

「多少？」

「五萬。」

結婚不足三年，就來向前夫借錢。恐怕鄭菊浚並不知情，晉蘭想。他和鵲華結婚五年有餘，其間她背着他做過些什麼事，誰也無法想像。

對女性的普遍懷疑再度強烈起來。他不作聲。

「五萬塊錢，我一定還，」她有點惶恐地說。

「他不知道？」

這一回，她沉默下來。彷彿同時也低垂了頭。但他不再看她。

「我們離婚了。」

「哦？」

「嗯，我們離婚了。」

聽了這句話，晉蘭深深感到人生的重複。

鵲華告訴他和丈夫菊浚離婚的消息的時候，流露出不勝清怨的樣子。也許是兩度離婚的女人覺得前途可憂。

冥冥中有誰冷笑着一般。他與鵲華尚是普通友誼之時，曾經介紹她與菊浚認識。不知爲甚麼菊浚當時沒有追求她。結果，不出十年，他和菊浚都先後與鵲華結過婚。

婚姻不如意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短暫。

或可歸咎於人與人之間往往互相傷害。菊浚拋棄獨身生活，與鵲華結合，曾被他們目爲愚蠢。但是憂患的日子中，人又極需相依相偎。

晉蘭想着這些，彷彿在電影院的銀幕上看見三年前菊浚來找他那天的情景。就是那天，菊浚得知他和鵲華離了婚，或者有感於自身的寂寞生涯，開始與鵲華往還，顯然已在考慮娶妻的可能性。

菊浚是晉蘭的中學同窗，不常來往，但有時到他的牙科醫務所給他看牙。

「這裏，」菊浚指着腮部左下方，「痛得厲害。」

晉蘭做着準備功夫，菊浚問：「你太太好嗎？」

晉蘭不響，把工作燈移到適當的位置，一手拿着長柄小鏡探入菊浚口中，一手捏着尖銳的不銹鋼工具。然後他想了—想似的，把女助手遣了出去。

往對方口裏端詳良久，晉蘭才有點突然的說：「我們離婚了。」

菊浚正大張着嘴，無法說話。

「應該拔除，」晉蘭道。有毛病的牙齒映在小鏡鏡面。

他爲其他牙齒進行檢驗，繼續道：「半年前正式簽字，但那以前已經分居，唔……：算來你好久沒到我這裏來了，這隻牙磕崩了一塊，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，這裏的汞合金也掉了……：你的牙需要徹底清洗，煙迹很多。」

鵲華後來也抽煙。由於對他以及他的職業的敵意，她討厭自己健美的牙齒。

白白的香煙從她嘴裏突出來如猙獰的齒。

他想起從前試圖撮合鵲華和菊浚的事。假若那時撮合成功，不知今日局面又如何。微彎着腰工作，背脊感到從心胸間傳來的薄寒。

「前一陣子她割子宮瘤，幸好是良性的，在醫院住了兩三個星期，人變得很衰弱。」他把工具從菊浚口裏取出來。

菊浚說：「她現在呢？」

「出院了，在家裏休養着。」

兩人有片刻的沉默。晉蘭整理那些銀色的工具。

「真想不到，」菊浚拍了拍椅子扶手，似乎不勝唏噓。「小孩子呢？」

「跟她。」

「現在你一個人住？」

「嗯。」

菊浚故作笑臉，「反而輕鬆了，又回復了自由身。」

「嗯。」

說着這些話，晉蘭感到離婚者的悲涼。轉身扭開水龍頭洗手，片片的水流經他的十隻指頭。很清涼，使人懷念郊外青草間小溪澗的流水。

鵲華住院期間，他天天去看她，每次問她前一夜睡眠的情形。

有一次，鵲華說：「昨天晚上夢見流水聲，響極了，醒又醒不過來，今早起來才知道水龍頭沒閉緊，滴了一整個晚上。」

這段時期他爲她做了許多事。每天把車子泊在醫院停車場，他一個人，或帶着孩子，從車子步行到醫院大廈的入口。風捲着黑黑的塵土在地面吹動。白白黃黃的陽光落在路中心，如同落在荒原上，象徵人類的秋愁。

一個離婚男人帶着兒女到醫院探望病中的前妻是落寞的人生。

晉蘭大約逗留十五分鐘。時間雖短，還是沒有話說。他外衣也不脫，坐在牀前的椅子上，和她隔着一重簾似的，各自在自己這一邊。在他有限的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中，尋找不到舊情。

「這些日子來麻煩你了，覺得過意不去，」將出院的一天，鵲華說。

「不算一回事。」

「還是應該謝謝你的。」她在枕上轉頭看窗外，「今天天氣好像不怎麼好。」

「嗯，是個陰天。」

「今天早上我把手伸出窗口，風涼涼的，我心裏就想，一定是秋風起了。」

「天氣開始轉涼了，你要小心身體，不要胡亂吹風。」

她在被子裏縮了縮身子。

「你那麼討厭我，卻又幫我那麼多忙，我不知道你心裏想些什麼。」

晉蘭默然了一會，「你不要想那麼多，我們還是朋友。」

她感傷了，流下淚來。眼淚流過臉頰，病後略顯透明的皮膚底下珊瑚形的紅絲血管異常清晰。

「爲什麼不愛我？」她哽咽道，聲音中充滿對於愛的需求。

晉蘭空虛地望向窗外無鳥的天空。秋天的雲海沒有岸。

離開醫院，他獨自坐在車子裏許久，抬頭望見不同形狀的一片天空。雲層下有鳥低飛，黑而無聲，又像是飛得很高很高的黑蝴蝶。從他那裏看得見鵲華病房的窗戶。那扇窗印入眼簾，冰涼如冬天的玻璃貼在額際。

那之後不久，他收到鵲華郵寄給他的一封信。他們之間除了這一次，從未通過信。鵲華此舉難免令人費解。

信的結尾說：「……但我不要你冷冷的愛心，只要一點點熱情。」

「爲什麼不愛我？」晉蘭心中再度響起那天鵲華在醫院裏說的話。

三

離婚前，晉蘭的生活陷入極度痛苦之中。

夜裏經常失眠。

鵲華有在睡夢中磨牙的習慣。夜復一夜，他的心在妻的兩排牙齒間被碾着。他張大眼睛傾聽那銷磨意志的，磨牙的聲音。集中於肩背的痛楚，如同一種輕微的肌肉的運動。

無論她睡夢中無知的動作，或清醒時的行爲，一樣叫他厭惡。有時，她把手伸進內褲搔陰毛。眼睛閉着，帶着死者似的安祥的表情搔着癢處。殼一般的指甲抓撓有毛的皮膚，那響聲，近乎爬行動物刮着自己的鱗。他憤怒地皺起眉頭。似乎連最無罪惡的睡眠中她也沒有純真的一面。

大幅的牀與被之間他的軀體橫陳着只有那麼一條，是可憐的蟲。

背對妻躺臥，冷冷的恨跟隨心臟的節律跳動，生命力正盛，幾乎就是他體內的器官。

居然如此憎恨另一個人，使他對自己的爲人失去信心，無法安心生活。

在低低的牀第間仰望城市的高空，那輸送星辰的長長的帶子漸有欲曙之色。

他知道不能不離婚了。

他到底經不起婚姻的考驗。不斷與自己的黑暗面掙扎，引發他血液中的獸性。也許是這個，他無法忍受。甚至最微末的事件，亦足以觸動婚姻所給他的創傷，像那回弄翻寇丹瓶的事。

鵲華臨寢沐浴，一星期塗一次指甲油。她那邊的牀頭沒有櫃，寇丹瓶就擱在地面。一次，蓋子沒扣牢的寇丹瓶被他不小心踢翻了，從瓶裏緩緩流出來的紅漆，有熟豬血那樣的紫。剎那間，他彷彿看清楚他的婚姻的真相，覺得被侮辱似的難受。

鵲華半躺牀上，後腦及整條脊椎墊着枕頭，周身散發水溫，指甲新塗過寇丹的手指撐開來晾，不時覺得生命很無聊似的把手掌兩面翻動着看看。

他進入浴室洗澡。裏面肉身世界的氣味很濃，牆壁上凝結的水珠含有人體的油脂成份。看着水蒸氣騰騰上昇，他有肉體昇華了的愉快，但他的精神世界是浴後的鏡子一片朦朧。